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續鈔卷十三

清俞樾

經史釋音有首釋末釋之別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宋時制科以詞賦試士凡用經釋音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以末釋爲證徐鳳少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字尹二字以尹爲平聲乃用第二音有司謂其失粘見葉紹翁聞見錄

滎陽呂公讀書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滎陽呂公教學者讀書貴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讐正官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唐太宗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置讐正二十員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刻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余謂讐正官之名更雅於詳正

李善注文選有數本

宋王讜唐語林云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

文中子阮龔本不同

宋陳亮龍川集書類次文中子後云阮氏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過多

按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十卷正議大夫淄川龔鼎臣輔之撰自用再發爲十卷

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川跋云龔自謂明道閒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今世間所行者皆阮本惜未得龔本校其異同也

左錦

國朝閻若璩潛邱劄記云傅山先生少親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按今坊閒盛行馮李驊左繡一書而傅青主之左錦則世無知者矣

李商隱撰蜀爾雅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蜀爾雅三卷不著名氏館

閣書目案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按李商隱有蜀爾雅亦世所罕知也

李氏花萼集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李氏花萼集五卷廬陵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淸泳子永淦子召淵子秀皆有官閥按唐書李乂傳乂字尚眞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世多知之不知宋時亦有此李氏花萼集也據直齋解題此集歸入歌詞類則詞集非詩文集

書敘指南

明楊慎升庵集云書敘指南專爲尺牘設所引諸書今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粹者隋經籍志即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引朱娥王姬特名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郎瑛續庚己編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雜記有郎瑛續庚己編按明陸粲有庚己編亦見絳雲樓書目郎氏此書必繼陸氏而作者也今世止傳郎瑛七修類稿而此書不傳

說郛全部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

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猶全鈔多者咸爲遂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以爲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嘗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

馬氏繹史有改定本

國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云鄒平馬公驌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公不

覺首句余曰公着釋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别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按今行繹史本無今文古文之別豈邱所見之本惜不傳也往年戴子高嘗爲余言繹史中所載僞古文尚書宜删去之蓋不知有此說

南京景物略

國朝宋犖筠廊偶筆云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爲好事者竊去按人知劉有帝京景物略不知更有此作惜不傳耳

辨鳺錄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辨鴂錄一卷不著名氏謂語也凡八篇余謂辨鴂之名施之契丹殆未當

勸善書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寂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誡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寂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爲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宦績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爲一編爲有位者勸名澧曩見千古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題曰瑞巖尖大有勉道編其書以陰德

爲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感應之尤切者附著焉至
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永樂三年尤爲繁
富
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撰太平廣記首列引用書目有
冥報拾遺陰德傳感應傳報應錄報冤記警誡錄等書
皆宋以前舊籍亦勸善書也

精騎集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
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嘗
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搴答邢邵曰我有精騎三千

足敵君贏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東萊之所名者亦取之孫莘老所云而晦庵不言少游已有此集何也按此則少游與東萊並有精騎集今皆不傳其書雖紫陽所不取然使至今尚存亦學者所寶矣

課孫草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辰玉辛丑授官即奉差歸里日惟課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今日

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呈覽輒云不佳即呼紙走筆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按所謂大父者王太倉也辰玉即太倉之子近時陳太僕有課孫草之刻余亦曾襲其名皆本太倉也

太公家教

唐李翺文集答朱載言書云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按太公家教不知何書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曰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據此則宋時尚有之

也

黃九煙重編百家姓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煙編之成文妙矣按此書今不傳

又按九侗艮齋雜說黃九煙有改韻千字文

寄園寄所寄又云前朝千家姓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按此則明時刖有千家姓一書也

百家姓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　御製百家姓首云孔師闕黨孟席齊梁高山詹仰鄒魯樂昌冉季宗政游夏文章郎

開端數語已見崇儒重道之盛心矣按今世通行百家姓仍是趙錢孫李舊本而聖祖御製舉世罕見不知當日曾頒列學官否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院編修吳沈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爲千家姓以進令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失之矣其中如璐之音萬軒之音呼礪之音喧庫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而強更從大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按明代有千家姓今亦無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間變倖錢甯冒國姓其婿也
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無出改稱乜錢不納俾
改正始受之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
亦姓者又四川雄鎮府女土官者氏正堪與錢甯婿也
氏作確對按如沈氏之意又似也姓應作乜矣

萬字文

明楊愼升庵集云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
按萬字文不傳未知如何

洪武通韻

明周賓所識小編云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

久上以字義音切向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韵會定正音韵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善之更名洪武通韵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韵

聲音文字統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爲極精趙成此書爲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木天正統中修書中官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邱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按

明史藝文志趙古則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卽此書也又有六書本義十二卷

又按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六書本義十二卷聲音文字通十二卷均注趙撝謙然則此書自名聲音文字通七修類稿作統誤也惟其人名撝謙古則當是其字故稱之曰古則趙先生非斥其名可知矣明史覓書趙古則非也又書止十二卷史云一百卷誤以一冊爲一卷耳

明行人司藏書最富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翰林名讀中祕書而實無一書之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

目中所無者多至數冊少亦必一冊納之司署專設司吏一人收貯簡牘故行人司藏書最富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京師藏書自文淵閣之外即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是明代提牢廳亦藏書也

麻沙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岳亦齋云康伯可順庵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建陽鋟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按今謂刻書之不精者曰麻沙本以此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麻沙書版自宋著稱明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以請市福建麻沙版書籍咨禮部尚書

胡濙奏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値買紙摹印宏治十二年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版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邵誂請於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版尋命侍讀汪佃領其事皆載禮部奏稿是明時麻沙書版且有官監校矣今則市屋數百家無一書坊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爲業其地與麻沙相近殆舊俗猶沿而居處易耳然書坊村所印之書譌脫外漏紙甚醜惡數百年擅名之區不知何時降至此也

又云按石林燕語云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

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爲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宋時麻沙版之着稱特以其多耳非爲精美也余按明代屢有釐正監校之命則其多而不精可見矣

閻閻淘眞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閻閻淘眞之本之起亦云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按淘眞不知何書以七字爲句殆卽今之彈詞明代當尙有其書故郎氏得見之也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引西湖志餘云杭州男女瞽者

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眞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黑白傳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董思白在鄉時鄉人皆惡之俗所傳黑白傳傳奇是也按黑白傳今不傳未詳其事

英烈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勳以議大禮得上寵謀進

爵上公乃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按英烈傳今尚有之不知爲郭勳作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鄱陽湖之戰郭英子與兄弟侍上側友諒啟窗覗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眼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太祖閩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蓋子與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英不居

功故人不知獨英烈傳中明載按此則郞氏又以此箭貫屬郭英

明祝允明野記云友諒啟窗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顱及睛而死按宣武者郭子興也則以爲郭子興而非郭英

想當然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尚規格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想當然託盧次楩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一捧雪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有人持玉杯曰此一捧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僞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眞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命名不虛也按一捧雪傳奇乃託詞耳不謂眞有此杯也

水滸傳原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定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

子今俱不傳

水滸評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故爲詭異之行或自稱錦翁或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棄書盛行時坊閒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水滸評本前乎此有葉文通則無聞矣書影又云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覽志又云此書出宋

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極口詆
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矣
書影又云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
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後水滸

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生平著述並
佚惟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
余曾見之不知爲陳雁宕作也

西游補

國朝鈕琇觚賸續云吳興董說字若雨余幼時曾見其

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繫天壓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按此書未知今尚存否

毛西河更正西廂記

國朝毛奇齡西河詞話云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廣行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之西廂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廂

儒林外史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閒人嘗以

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爲作傳

按嘉與李富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檠字靑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

德清俞樾

唐宋七大家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李紹序蘇文忠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自注云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按茅鹿門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蘇耳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人以四韵爲律詩兩韵爲絕句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自一百韵至兩韵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往體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爲往體僅見

杜詩黃知橘柚來之誤

宋樓鑰攻媿集有答杜仲高書云嘗與蜀士黃文叔裳

食花椑因聞蜀有此乎黃曰甚多正出閬州杜詩黃知橘柚來極爲佳句然誤矣嘗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眞似橘柚其實乃此椑也工部既誤以爲橘柚有好事者從爲之解嘲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按攻媿此書言杜詩者三事余獨錄此一事以見詩人之辭不可爲典要也

韓翃詩誤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不知起於何時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遏利篇

始有脂蠟明燈之語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

薰風啜茗時

明楊愼升菴集云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啜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淸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按此乃重過何氏五首之第三首非前十首也升菴說微誤

升菴集又云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艇字有平音乃妄改作航字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

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用此音也
按此未知可信否姑廣異聞

孟浩然詩失黏

國朝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又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

按尚書音義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則雲夢句不得竟以爲誤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

讀抄十四　二十

生石磧上細者爲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爲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錄乃云昌蒲謂之昌陽以今觀之昌陽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即死矣葢其失自韓退之進學以昌陽引年退之亦以昌陽爲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王讜唐語林云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又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然則昌黎此文在當時亦有未饜人意者

又云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氏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

宋時復立韓碑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陳珦字中玉政和中爲蔡州守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珦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誘能書者寫韓文刻之按此知蔡州裴晉公廟亦有平淮西碑宋時又磨段文而刻韓文此亦

世所不知也

韓昌黎擬范蠡書

明楊愼升庵集云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宋廣平梅花賦非眞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李忠定綱梅花賦序云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爲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覩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又捝顏魯公宋文貞公神道

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又云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眞王佐也據此則宋公十七歲登第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五以此知十七歲爲高宗調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尙未登第已是謬說碑言作梅花賦爲味道幕僚時亦不得有隨從父東川之說也

按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廣平梅花賦有二一篇而頗以其

後一篇爲疑余已載於叢鈔卷七矣今乃知二賦皆僞未知何人所作也

又按自皮日休稱廣平梅花賦不類其爲人世遂以此賦例之陶令閑情矣不意當日蘇味道以此決其爲王佐才然則廣平梅花賦比王沂公梅花詩身分更高此亦人所未知也

廣平梅花賦刻入楊升庵集中有跋云右唐宋文貞公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淸便得徐庾體作桃花賦以擬之至宋世已散逸不傳史繩祖學齋佔畢恨其未見愼旣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六一公謂姚宋不數於

篇章豈其然哉按升庵所見舊石刻惜不言何年所刻

宋景文悔其舊作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景文筆記云余於爲文似

遲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

非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

文進矣

又云景文末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

書答曰余最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

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西銘有疵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此一人者亦欲其錫福眾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爲私賞哉

蘇明允漢高帝論有所本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老蘇論漢高祖云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

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余謂此乃闇合耳非必襲用李說老蘇論春秋適合公羊家託王於魯之意亦是闇合非用公羊說也

舉網得魚是鱖魚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考之乃鱖也廣韻注鱖巨口細鱗

注東坡詩蘄春士人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蘄春一士

獨杜門注其詩錢仲仲爲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絶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耶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咏先生何爲沒而不書士人怳然失色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按此士於舉世不爲之時閉戶注

蘇詩不可謂非有志之士惜不傳其姓名也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宋淇澹容齋一筆云黃魯直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達何用一開顏其一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十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

原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按古人詩一句一聯偶同前人者往往有之乃襲用至數韵之多則竊所不解矣

余與孫琴西太僕三度同年交誼甚深而詩格則各別余嘗語之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君所師者宋之黃也乃觀此則黃之與白未始不相襲

容齋又云杜子美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按如此之類古人集中甚多不足爲異

閩音押韵

明楊愼升庵外集云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於垂虹橋人疑爲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韵則鎖音埽乃閩音也偵問之果閩人林外又云張仲宗詞中多以否呼爲府與主舞字同押葢閩音也如林外以鎖爲埽俞克成以我爲裸與好同押皆鴂舌之音

余於叢鈔卷七載閩士以高爲歌考官亦閩人遂中選疑爲戲言今讀此乃知宋時閩人自以閩音押韵不足異也

詩用等字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北人土語以候爲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亦新

和詩用原韵

宋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韵者直是先後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韵蕬同用改字十韵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

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妻謝氏贈公主詩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云

錢是貫線物目中佰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此兩人贈答同用絲時二韵此又在梁武之前

徐五詩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按此二句梁紹王兩般秋雨庵隨筆曾載之評爲奇而無理而不知爲誰作今始知爲徐五作明末入也

吳東里詩

同治蘇州府志引詩粹云吳東里宗濟崇禎末諸生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

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爲奇創按此詩余兒時聞　先君子誦之今始得作者姓名也

王漁洋秋柳詩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薗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淸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薗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　報可見管侍御世銘韞山堂詩集注按漁洋秋柳詩至今膾炙人口不知當日乃以此詩幾至毀禁也

障車文

明張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妝詩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篔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余謂催妝詩𡚱氏爲之障車文母氏爲之味其名義可見

賦題限韻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黃𧇾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甑賦以

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爲韵是也按花萼樓賦以題爲韵而止三韵則賦字非韵也今以題爲韵者必連賦字押之未知所自始

又云八韵有二平六側者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者有六平二側者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韵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韵舊例賦韵四平四側質所出韵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韵其後又有

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腳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僞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按此則賦韻八字四平四側由來久矣

容齋四筆云唐昭宗乾甯二年試進士於武德殿前復試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

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頁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緜緜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可畏矣按此押韻之法殊爲詭異惜未得其詳

明代時文惡習

明楊愼升庵集云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于有餘言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鬼一跳而

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按正德嘉靖閒時文之弊已至此又何責乎今之墨卷也

刻本時文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日知錄自注云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

自版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無以講究爲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顧氏蓋未及見京華日抄故不知其所自始也

日知錄又引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壬房仲士驌選程墨始按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引慈谿鄭梁云萬歷癸未馮具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然則鈎元錄之先有得士錄之刻尚在萬歷壬辰之前此刻闈墨之權輿也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

馮祭酒爲榜首與先人俱尙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爲政集籍中名士文彚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爲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爲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于是房有專刻按此又在萬歷癸未得士之前且社稿非房稿則亦京華日抄之類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人各一經兼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淸刻詩書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兼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據此則明初鄉會試

皆有刻文由來久矣
雙槐歲鈔又云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文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按此知明初刻文即今進呈鄉會試錄之權輿由官刊刻也若坊間刻以牟利則自京華日鈔始耳
明黃佐翰林記云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司會試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最喜曾鶴齡諸作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爲最蓋洪武永樂間程文體皆渾厚不特是科而已誠宜錄出以正文體按此可見當日所刊試錄風行一時士林奉爲楷式與今所刊闈

墨無異

八股文限字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康熙七年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斥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按今時文以七百字爲限用此制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

三百字第三場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按此亦今制限字之所由始也

臨去秋波制義七篇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游戲之致按今人止知有尤西堂作不知有黃九煙作也漁洋亦因尤西堂事而附注及此

吳穀人祭酒試帖詩斥落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八韻詩別成一格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為林表明霽色得

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大學士依和珅曰此
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按祭酒試帖詩
至今海內傳誦不謂當日曾以此見斥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五

德清俞樾

李斯壽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黝因名蒼玉洞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按閩中有李斯篆字世罕知者是亦一奇蹟也

衛夫人帖非眞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此與師帖尤疏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

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能盡意遂不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按以蕭啟證之則衞帖自可疑但以不稱名爲疑則恐古婦人本不以名行世甚

兩夫人書可證未可以此决眞僞也

李太白書

國朝王漁洋居易錄云吳天章説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

明楊愼升庵外集云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一碑是也

張有篆書魏字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中書侍郎林彦振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彦振命去之不可曰

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決不易也自是人益賢之所著復古編行於世按唐人篆書多不合六書近世士大夫書篆字者必以說文爲主說文所無卽是俗體不可用此律之嚴當自張謙中始矣

米襄陽論題榜字

宋米芾海岳名言云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

又云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

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加大小一般

又云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欝欝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句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眞大字明矣

柳應辰押字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予頃見鄂州南樓上中磨崖碑其一刻䒷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其人名應辰以國朝寶

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夫宋熙甯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袪逐不祥眞大可笑按予於沈仲復廉訪齋中見懸有大押字未知卽此否當更就觀之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宋柳拱辰字昭昭櫆應辰字明明見應辰押字詩及火星巖記兄弟皆以疊字爲字亦好奇之過也

義獻

明張萱疑耀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王氏父子父名羲子名獻尤可笑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羲禮器羲尊即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羲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黃王不分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

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嫈嬌兩字

明楊慎升菴外集云論衡云籍孺韓嫣形嫈骨嬌皮媚色稱嫈與麗同嬌與姸同從嬌省從女嬌取其聲更兼香也按此語見論衡逢遇篇而今刻論衡皆作形佳骨嫺失古字矣

又按襄二十八年左傳季蘭尸之杜注解爲服蘭之女余謂女不必皆服蘭服蘭之女亦不可便謂之蘭蘭疑孌之假字卽詩所謂思孌季女也今得此說又疑季蘭

當作季閾矣然從藺省卽是從閵而從女從閵實有嫺字見後漢書王丹傳卽嫺字也嫺閾一字平入兩字平

寅字音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眞字韵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俳佳節靑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賁寅二字支韵眞韵皆收注亦皆同寅卯之寅本支韵當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今讀寅卯之移爲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韵觀二進士之詩可見按所引杜周士樂佈閏月定四時詩

皆於支韵押寅字今不錄然則唐人押寅卯之寅亦不一律也

按廣韵六脂以脂切有寅字敬也亦辰名十七眞寅辰名翼眞切是脂部寅字敬爲本義辰名爲亦義眞部寅字專訓辰名而不及敬也一訓 國朝佩文詩韵從之然則訓敬者宜押四支訓辰名者宜押十一眞以此爲別未知是否

賍當作𠈁

明楊愼升庵集云高歡立法盜私家十𠈁五盜官物十𠈁三後周詔盜倉廩雖經赦免徵𠈁如法𠈁償補也音

義今作賠音義同而賠字俗從備為古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賠字不見於玉篇類篇等書古人多用備字或作陪明永樂實錄追陪字皆不從貝旁

另應作令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黃山谷品令茶詞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另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云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即今俗語之另項也

明楊愼升庵集云俗謂異日曰另日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

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卽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是

袱當作幞

宋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幞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襆被之襆同今譌音爲僕按說文有幞無襆襆卽幞之或體幞音伏字遂變作袱矣

嫏嬛當作琅環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嫏嬛記三卷署元伊世珍撰相傳明常熟桑悅造嫏嬛二字不可解所造嫏嬛福地事不涉女子似當從玉謂琳琅環之向見明人徐象梅

瑯環史唾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瑯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庫未載入冊檔書第一架二層瑯環記二本有套東庫南裏間第七架二層瑯環史唾一部八本俱從玉可證也惟高承埏稽古堂日抄中瑯嬛記則從女自津逮祕書行而從女且爲典故不求甚解矣

靦腆當作緬靦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中心有愧見之顏面者謂之緬靦按今猶有此語而俗或書作靦腆者靦腆二字並無典切則當從宋人作緬靦爲是

穆護歌當作木瓠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黃魯直云予嘗問人皆莫能說穆護之義昔在巴僰間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敘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己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

阿字讀側聲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古人阿字多讀平聲故廣韵但載於七歌唐人作近體如白香山盡日無人屬阿誰君家阿那邊始作側聲讀蓋用方言至元人作韵會小補阿始音屋而收入聲今人郤無此音也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載徐德寶造墓告神文男徐雙次男亞全女亞前亞郎阿字語助詞也

但字讀平聲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淇文惠适盤洲集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兎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如盡意看同二公皆精說

文之學也

國朝沈濤銅射斗齋隨筆云元和姓纂但姓在二十五寒老學庵筆記云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觀徐洪二詩則唐宋時讀如檀不獨人姓爲然

居易錄又云董斯張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異音元微之詩正旦酬白雪旦音丹是旦字亦可讀平聲矣

華山之華可讀平聲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華不注山同

音義故華山有平去兩讀

按以說文言之字當作𡸣然南衡北恒均不從山則𡸣未必其爲古字也水經注云華山遠而望之有若華狀則字作華而讀如華不注之華或轉爲古音古義矣

忌用哉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政和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以爲哉音與災同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按文字避忌至禁用哉

字眞所謂轉喉觸諱者矣

明代制誥用沈體

明黃佐翰林記云太宗喜楷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謄寫累遷至學士惟食學士俸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粲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於朝孝宗亦愛沈度書宮中妙習焉嘗求其後得其孫世隆授之中書舍人故今朝廷制誥猶用沈體云按沈體在明代盛行如此而今至無能舉其姓名者何也

翰林記又云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以中書

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儲翰林用諸內閣辦文書一時翰林善書者有解縉之眞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潛之眞楊文定之行皆知名當世

姜體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爲門役工佐書習姜大僕立綱體入京師值世廟西內修醮因得供事齋宮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按明呂坤實政錄興復社學條初入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者寫姜字體刊布余初

不知姜字體爲何人所書已載之曲園雜纂弟三十六矣今乃知姜立綱也惜其書今無流傳者否則供童子楷模頗得也

壹貳叁肆等字隋唐已然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壹貳叁肆等字陸容菽園雜記謂始於明初刑部尚書開濟而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勸奬州内士庶壹万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斛伍伯石蓋不自宋始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敕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然則壹貳叄肆等字後世公牒循用謂可以杜改易之弊者在唐時輒有禁也

卍字出古錢

元吾邱衍學古篇云泉志聞有泉文近于道者可以爲見卍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按所謂泉志者惜不言何人所著所謂古錢者亦未言爲何代錢也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

下又占相部云如來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不知古來本有卍字而佛胸像之邪抑此字本出於佛胸也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出卐字之形四字注云今勘梵本卐字乃是德者之相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元非字也然經中上下據漢本總一十七字同呼爲萬又出卐字云梵書萬字今人但知有卍字不知有此二形

諸暨浣紗二字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仙游唐梅臣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

筆蹟，王季重爭之以爲豬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

按此二字至今尚在

靴傘等字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繖字作傘鞾字作靴見隋書禮

儀志人漫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夯夯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王僕射起丹主禮闈遠邇稱揚武

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夯一夯莫能詳焉

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觀向者二

字未之見也未審於何文而得上笑曰知卿夙儒偶爲

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縑

人字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長樂陳修園著醫學三字經其解人字云人具陰陽人字左筆爲陽右筆爲陰陽淸而輕故左丿輕陰濁而重故右㇏重陽中亦有陰故左丿先重而後輕陰中亦有陽故右㇏先輕而後重按此說但以今楷書字體言而頗有理

又說心字云小篆心字乃一倒火字蓋心本屬火不欲炎上故倒之也按此說前人已有之然不甚似余嘗謂古今心字有生死之分古篆書心字作㣺其上兩筆有

包護之象使心火不致上炎其下一筆作抱注之形可以下交腎水此生象也今作心字其下不通則腎水不能交矣其上不特上炎而且旁溢則火之為害烈矣此死象也其說甚塙而理亦不易附記于此

宋何薳春渚紀聞云吳興張有以小篆名世嘗為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勹也陳修園說心字本此

作字錯誤

宋袁文甕牖閒評云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米元章帖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王荊公作詩

有十竿玉三字郤寫干岸玉恐皆是筆誤耳

碑有旁注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順和尙行記見字旁注胡甸反又咸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遺孔紓墓志將字旁注去聲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

誤書茄字

宋張仲文白獺髓云趙從善尙書子希倉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即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

蒙按 國朝稽人樸堅瓠集載一館師不識茄字誤書作蒙作萑作若作荷作萅今乃知有所本也

側定政宗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版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蹤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四字皆誤也

書口作厶

國朝鄺滋德諸暨詩存載明人王鈺爲江西提學僉事有一生書員字口作厶者責之以通用對卽以勾句台呂允兄吉去八字使通之衆爲服因歌曰勾不可句台不可呂允不可兄吉不可去

按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善謔集云唐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爲單單乞改正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呂兒縣改作呂州台兒縣可乎是方口尖口古人已有此辨惜王君未能引此以折之然勾之與句則實是一字

正音書院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閩中各縣從前皆有正音書院所以訓習官音也雍正六年欽奉　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

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爲編氓亦不能明白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徧爲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督

撫遵奉　上諭飭屬所建無如地方官皆視爲不急之務任其墮廢以予所見惟邵武郡城尚有正音書院亦改課詩文矣按南蠻鴃舌自古病之至我　朝有正音書院之設亦周官大行人諭言語協辭命之遺意也然今知有此事者鮮矣

四方之音

國朝王崇簡冬夜箋記云北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脣舌西方之音在齶舌東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脣便於齒者不利於齶

三十六字母有誤

明焦竑筆乘引吳幼淸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
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歷
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
卷首有切韵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
於經堅輕牽擊虔外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
已瞭然矣